



孔夫子文学奖

The First Confucius Literature Award

主办单位：济宁市文联、济宁晚报社、济宁市作家协会
济宁市新闻传媒协会（济宁）杂志社
承办单位：“孔夫子文学奖”评选委员会
协办单位：山东祥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故园新韵

徐龙宽(山东)

故乡,是每个人心底永恒的眷恋。伴随社会进步,故乡亦不断变迁,而那份浓厚乡情,始终萦绕心间。

我的家乡位于梁山县西北部的黄河滩区,河滩上就是我的家。这里的村庄、庄稼都和黄河水相近,土地肥沃,各种农作物长得枝繁叶茂。年成好的时候,夏秋两季便会大丰收;但当河水泛滥时,房屋被浸泡在水中,家具也被冲得七零八落,庄稼尽数淹没,一年的收成荡然无存。自明代建村以来,几乎是十年一大淹,五年一小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习惯了“潮来潮去”,养成了顺其自然、看年成吃饭的心态。

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家乡通电很晚,村庄道路也无法修葺,一条土路在干旱时扬起漫天尘土,下雨后又变得泥泞不堪。本地姑娘争相外嫁,外地姑娘则对这里望而却步,我们附近的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光棍村。有一首民谣这样唱道:“某岔河,三大多,毛驴车、光棍汉子、沙土窝。”由此可见,当地的自然环境多么恶劣。

母亲从小就对我说:“三儿啊,好好上学,争取到城市里去,离开这个地方。”

我清楚地记得中考时的情景。中考前一天,原本商量好各自骑自行车去三十里外的考点参加考试,谁知道,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放假时还晴朗的好天气,等到所有学生推着自行车到学校集合时,天空像被谁捅了一竿子,哗啦啦的大雨倾泻如注……

从家到考点,是一条长长的土路,平日里浮土飞扬,坑坑洼洼,下了雨便不能走人,更别说骑自行车了,推不了几步路,前叉后又里全是泥巴,黄乎乎、黏糊糊,紧紧贴合在轮胎上。班主任只能临时改变方法,换地板车,所有同学的行李、书包都放在上面,然后用塑料布罩严。男同学负责拉车,女同学负责在后面推。就这样,一辆满载孩子们希望的地板车在大雨里艰难地前行。

这也许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为数不多拉着板车,冒雨步行参加考试的方式吧。我们穿行在雨中,完全没有因为大雨、泥泞而沮丧,而是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奋力地拉着板车前行。

一路暴雨,一路泥泞,一路欢声笑语,在其他人眼里,这也许是一场磨难,而对于这些“嘎嘎新鲜”的孩子们,好像一次出征,一次为人生添彩的壮行……

行走正畅,忽然一个女同学踉跄摔在路边,班主任赶忙让板车停下。女同学跌坐在泥水里,手捂着脚,不停地呻吟。班主任看了看说:

“脚扭了,让她坐到板车上吧,等到前面的村子找个医生给她正正骨。”

大家面面相觑,板车早已堆积如山,哪里还有人坐的空隙啊!

“徐龙宽,你是班长,你负责背着她。”班主任大声吩咐。

“我……我……”我满脸通红,不知所措,正犹豫间,班主任一把把我拉过去。

“你是班长,个子又高,你先背,累了再换其他同学。”

同学们挤眉弄眼,像看猴戏一样看着我背着女同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土路上。同学们一边喊着自编的口号,一边哈哈大笑,将板车拉得车轮飞转。

那一年,我考上了高中,三年之后,我又考上大学,彻底离开了这个黄水泛滥、道路泥泞的小村庄,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

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曾多次实施黄河滩区搬迁工作,后来,在镇政府驻地附近兴建了大型综合性社区。整齐划一的楼房宽敞明亮,商业街、卫生院、文化广场、幼儿园、学校等配套设施应有尽有。小区里种满了花草树木,宛如现代化的社区。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分到了楼房,搬进了新社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五一假期,我回故乡探亲,社区的房屋整齐,绿化优美,广场宽阔,商业繁荣。曾经漫天的尘土已不见踪影,整洁的街道和成行的绿树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汽车整齐地停在路边,地面干净如洗。乡村摆脱了破旧与凌乱,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不禁想起中学时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家乡的变化》,那时的我对这个题目感到头疼,因为在我眼中,家乡并没有变化。如今,我终于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翻天覆地,彻头彻尾。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升华。广场上经常上演村民爱听的花鼓戏,文化下乡活动深受人们喜爱,晚上,大家在这里跳广场舞、健身。社区门口闲聊的老人和玩耍的孩子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这里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而是充满希望与活力的理想家园。

我又专门开车去看我以前生活过的村子,原来参差不齐的房屋、院落,现在已是绿油油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若不是田间几根电线杆做参照,我几乎想象不到,几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村庄。我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在这片绿色中获得了新生。

搬进新城镇,故居变良田。我的老屋虽已消失,但它已化作肥沃的农田,孕育着新的生命。

日月不淹,故园可待,我的故乡已成新韵,家乡的人于绿水青山间过上了更幸福的生活。

入夜的织锦(外三首)

张笋(山东)

落日得有多少秘密
摇晃着跌入
地平线
夜的织锦悄然展开
在天际
还有一抹残霞
如哲人眼眸里的沉思
暗藏着
白日的余韵
夜的期许

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传说
那些逝去的、未来的
以及永恒的
都悬于无垠的天幕
静候解读
风,裹着落日的余温
在夜的
微风中悠然漫步
月色、星光、树影与夜色交织
闪烁,跃动的灵感
在夜的织锦上
燃烧着浪漫
那一双双
走过的影子
闪着光
都成了织锦者
和织锦上的那根丝线
仿佛都在
寻找独特的彩光

一片叶子的距离

或许,是时间的巧合
叶子、鸟和雨滴
正和我的视线重合
那叶子像练习飞翔
鸟像练习站立足尖
雨滴像练习奔跑的情绪
而我
像练习与你们保持距离
与一片叶子的距离
与鸟和雨滴落地的距离
都能感受大地的跳跃
我一直保持着
立足于此刻

这距离
既非天涯,也非咫尺
它像一道神秘的门槛
多数人,贸然闯入
而我,则陷入深思
犹豫是否,应拒自我于门外
恰好有人经过,与这视线重合
我也仿佛融入了
这一片叶子
这一只鸟,这一滴雨
练习回应
你凝视点什么

云之上

你转身离开的时候
仰望那片飘渺
和自由的风一样
将灵魂放于云之上
变幻的姿态
穿梭千年的神秘
如诗歌一样的浪漫
在人生的维度交织
把一些东西归于云之上

我想象着云之上的风
或更激烈,更自由奔腾
它拂过星辰
搅动银河的宁静
给藏着的密码
寻找一个归宿与方向
传递给每一个等待的心灵
你是天空的诗人
是古老的乐师
在无形的指尖
轻触温柔,席卷狂野
将一个无限可能
追寻成一个缩影
转身离去,心归云之上

雨落巷陌间

去那个地方
必经一条狭窄的巷陌
滴水的回音把光亮击碎
洒落在古老的墙头上
与藤蔓交错

半掩的木门
装满过眼的云烟
和那些无法言说的秘密
如同沉默的老人
眼神定格在
石头缝间的匆匆步履

风在转角处
试图从中读出
远方的消息
撒在青苔的石缝中生长
悄悄蔓延密集的
屋檐下
风带雨过
仿佛久别的老友
似乎还未倾诉什么
年少轻狂的往事
自然塞满巷陌